

外国文学作品简写本

简

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 北京

外国文学作品简写本

简 爱

〔英〕	夏洛蒂·勃朗特	原著
	伊夫林·阿特伍德	简写
	陈 小 眉	译
	陈 易	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北京

Charlotte Brontë
Jane Eyre
Simplified by Evelyn Attwood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8
Longman Simplified English Series

简·爱
(简写本)
陈小眉译
陈 易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外文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5.25印张 111千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7,000 册

书号: 10215·28 定价: 0.40元

本书简介

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ë, 1816—1855) 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女作家。她出生于英国北部山区约克郡哈沃斯一个农村牧师的家庭, 和五个姐弟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夏洛蒂·勃朗特在寄宿学校里受教育, 十九岁时作过这个学校的教员, 以后又做了家庭教师, 并从事写作, 先后写过一个诗集和四部小说: 《教授》(The Professor, 1847)、《简·爱》(Jane Eyre, 1847)、《维莱特》(Villette, 1853)、《谢利》(Shirley, 1849)。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勃朗特姐妹中出现了三个作家。除夏洛蒂外, 艾米莉·勃朗特 (Emily Brontë, 1818—1848) 发表了著名小说《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1847), 安妮·勃朗特 (Anne Brontë, 1820—1849) 发表了小说《艾格妮丝·格雷》(Agnes Grey, 1847)、《瓦尔德费尔山庄的房客》(The Tenant of the Wildfell Hall, 1849)。三姐妹同时出现在文坛上, 在英国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深刻地暴露了英国当时社会的现实, 对普通人的命运寄予了深切同情, 是一部反映当时被压迫妇女的生活处境和精神面貌的小说。

《简·爱》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乡村。女主人公简·爱从小失去父母, 寄养在舅母里德太太家里, 深受虐待, 后被送进洛伍德慈善学校。那里实行所谓惩罚肉体、拯救灵魂

的残酷教育，使简·爱继续遭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她在那里当了六年学生，两年教师。为了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她用登广告的办法，应聘到桑费尔德府当家庭教师。简·爱与庄园主罗切斯特先生精神境界一致，情趣爱好相投，两人互相爱慕，决定结为夫妻。但在教堂举行婚礼时，有人揭发罗切斯特在十五年前已经结过婚，疯癫的妻子一直关在他家一间密室里。简·爱离开桑费尔德出走，后来被里弗斯兄妹收留，担任了乡村小学教师。简·爱的叔父去世，她得到了一笔遗产，同时得知里弗斯兄妹是她的表亲。表兄圣·约翰为了寻找到印度传教的助手，要与简·爱结婚，她拒绝了这个人。爱情的力量使她重新返回桑费尔德庄园。却只见昔日的豪华的府邸已变成了焦黑的废墟。罗切斯特双目失明，一手残废，蜷居乡间。最后，简·爱和罗切斯特结婚。

简·爱是不甘心忍受资本主义社会压迫的、具有个性反抗精神的妇女形象。她那贫苦低微的社会地位、漂泊无依的生活环境、痛苦不幸的个人遭遇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反映。作者把贫苦的普通妇女作为小说的正面人物，并热情歌颂了她争取妇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幸福生活所进行的斗争，这一点，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是难能可贵的。这本书的出现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马克思把夏洛蒂和狄更斯、萨克雷并列，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们是出色的小说家。《简·爱》一书虽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至今在艺术上仍具有不衰的魅力。

这个简写本保留了原作的基本内容与风格，文字浅易，可供中学生和一般读者阅读。

目 录

1	盖茨海德	1
2	红房间	5
3	生 病	9
4	布鲁克尔赫斯特先生	14
5	坐马车旅行	18
6	洛伍德慈善学校	20
7	海伦·朋斯	26
8	布鲁克尔赫斯特先生的来访	29
9	坦普尔小姐	32
10	海伦之死	36
11	登报寻职	39
12	在桑费尔德	42
13	奇怪的笑声	44
14	小径初遇	48
15	和罗切斯特先生的谈话	52
16	着火	56
17	格雷丝·普尔	61
18	家庭聚会	65
19	在客厅里	68
20	算命	72
21	算命人	77
22	夜半叫声	84
23	黎明	88

24	来自盖茨海德的消息	94
25	里德太太的秘密	97
26	回到桑费尔德	102
27	风暴骤起	105
28	撕破了的面纱	109
29	婚礼中止	112
30	罗切斯特先生的故事	115
31	出走	120
32	绝望	121
33	里弗斯一家	126
34	黛安娜、玛丽和圣约翰	131
35	乡村小学	134
36	财产继承人	135
37	表兄妹	138
38	玛丽和黛安娜归来	142
39	简! 简! 简!	145
40	焦黑的废墟	148
41	双目失明	150
42	此刻有魅力	154
43	我最爱的人	158
44	结局	161

第一章

盖茨海德

那一天没有散步的可能了。实际上，我们早晨已在没有树叶的花园里逛了一个小时。但是午饭后，寒冷的冬风卷着乌云，送来了一场大雨，再去室外活动是不可能的了。

我倒是高兴的。我一向不喜欢长时间地散步，尤其是在寒冷的下午。对我来说，黄昏时回家，实在可怕——手脚冻得冰凉，还得听保姆贝茜的责骂，心中感到很不痛快，而且自己意识到，和里德家的孩子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相比，我那瘦小的身体是多么单薄。

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这时正在盖茨海德，在他们家的客厅里簇拥在他们的妈妈周围。她正斜靠在火炉边休息，她的宝贝们都在身边，这时候，他们既不争吵，也不哭闹，她显得十分快活。她早已把我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了，她说，她很遗憾，不得不叫我离远一点儿，在我认真努力养成更随和更可爱的性格之前，她不能允许我得到那种只有感到知足、快乐的孩子才能享有的愉快和幸福。

“可是，我干了什么呢？”我问。

“简，我不喜欢寻根究底和提出异议。小孩子不应该对他们的长辈这样说话。找个什么地方去坐下，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就不要多嘴。”

客厅的隔壁是一个小小的早餐间。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房里有个书架，我很快拿到一本书，当然挑里面有很多画儿的。我爬上窗台，缩起脚，盘腿坐着。我把红色的窗帘拉

好，感到在那里加倍安全。

每幅图画都讲述着一个故事，对于我那还不开窍的理解力来说，这些故事往往显得神秘，然而又十分有趣——就象在冬天的夜晚，碰上贝茜心情好，她有时讲给我们听的故事一样有趣。那些记忆深处的、来自古老的歌谣和传说的爱情和冒险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

我把书放在膝上，心里感到很快活。我什么也不怕，就怕别人来打扰我。可偏偏有人过早地来打扰我了。

是约翰·里德在叫我。接着他停了一会儿。他发现那房间是空的。

“她到底跑哪儿去了？”他叫道。“莉西！乔琪！”他在叫他的妹妹。“简不在这儿！告诉妈妈，她跑到雨地里去了。讨厌的畜牲！”

“幸亏我拉上了窗帘！”我这样想，但愿他不会发现我躲藏的地方。他自个儿是找不到的，因为他这个人眼睛不尖，人也笨。可是伊丽莎白却从门口探进头来一望，就立刻叫道：

“她在窗台上，准没错儿！约翰。”

我赶紧跳下窗台，因为我一想到要被拽下来，就不寒而栗。

“你要干什么？”我问。

“你说，‘你要干什么？里德少爷？’”他回答。“我要你到这来。”他坐到一把扶手椅上，做了个手势，示意要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

约翰·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学生，比我大四岁，长得高大肥胖，和他的年龄不相称，肤色不健康，相貌粗俗，四肢肥壮。他现在本来应该住在学校里，但他妈妈“因为他体质不好”，把他接回家来过一两个月。他的校长说，这是贪吃的结果，他妈

妈却认为这个说法太苛刻了，不爱听，宁可相信他用功过度，还想家。

约翰不大喜欢他的母亲和妹妹，他更恨我。他对我很粗暴，老虐待我，一星期不止两三次，一天也不止一两回，而是经常不断地折磨我。没有人保护我不受他的虐待。用人们不愿得罪他们的少东家，里德太太似乎从来听不见他骂我，也从来看不见他打我，尽管有时候他当着她的面又打又骂——当然，背着她打骂我的次数就更多了。

很久以来，我已习惯于服从约翰，于是走到他的椅子跟前。他用了大约三分钟的时间向我伸出舌头。我知道他很快又要打人了，我一面胆战心惊地等着挨打，一面想着，他那副丑相，多么讨厌，多么难看。我不知道他是否从我的脸上看出我的心思，突然间，他一声不吭，就猛然使劲一拳打来，几乎把我打倒。我站稳了，从他的椅子那里往后退了一步。

“谁叫你顶撞妈妈，”他说，“谁叫你像贼一样躲在窗帘后面，谁叫你两分钟以前眼睛里露出那副神色，你这耗子！”

我对约翰·里德的凌辱已习以为常，从来不想回嘴。我只是在盘算：怎样应付一定会接着打来的那一拳。

“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问。

“我在看书。”

“把书给我看。”

我回到窗前，一声不响地去拿那本书。

“你没有权利拿我们家的书。妈妈说，你是个穷亲戚，你没有钱。你爸爸也没有给你留下钱。你应该去要饭，不该在这儿和我们这些绅士的孩子一起生活，跟我们吃一样的饭，穿我妈妈花钱买来的衣服。听着，你乱翻我的书架，我要教训你，因为书是我的。整座房子都是我的，或者说几年之后就会归我

所有。到门口去站着，离镜子和窗户远点。”

我照办了，起初还不明白他的用意，但是，我一看到他举起那本书，托在手上掂掂，站起来摆好了瞄准的架势，不禁惊叫一声，往旁边一闪。然而，已经来不及。那本沉重的书飞过来，打在我身上，我摔倒在地，头撞在门上，磕破了。磕破的地方淌着血，疼得厉害。我那极度的恐惧超过了顶点，变成了另一种感情。

“残酷的坏孩子，”我说，“你象个杀人犯——像一个监管奴隶的人——你象个古罗马的暴君！”

“什么！什么！”他大叫起来，“她居然敢跟我说这样的话？伊丽莎，乔治亚娜，你们听见她的话了吗？我要告诉妈妈！可是，我先得——”

他向我直扑过来。我感到他揪住我的头发，抓住我的肩膀。他打了一个急得什么都不顾的人：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杀人犯。我觉得有一两滴血从我头上滴下来往脖子流下去，一霎间，痛苦的感觉压倒了恐惧。我发疯似地和他撕打起来。我自己也不大清楚究竟我的手干了些什么，但是他叫我：“耗子！耗子！”而且放声大哭。帮他的人就在跟前。他的妹妹跑去找已经上楼的里德太太。这时，她赶到闹事的地方来，贝茜和女用人艾博特也跟着来了。我们被拉开来。我听见这样的话：

“哎呀！真是个小坏蛋！居然敢那样往约翰少爷的身上扑过去！”

“谁见过这样的坏脾气！”

这时，里德太太命令道：

“把她拖到红房间里关起来！”

第二章

红房间

一路上我一直反抗着。我从来没有这样过，这个举动越发加深了贝茜和艾博特对我的恶感。

“抓住她的胳膊。她像只疯猫。”

“真不害臊！真不害臊！”太太的女用人嚷嚷着，“多么吓人的举动啊，爱小姐，居然打起年轻的绅士，打起你保护人的儿子来了——居然打你的小主人！”

“小主人！他怎么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用人吗？”

“你连个用人还比不上呢，因为你什么也不干，养活不了自个儿。喏，坐下，好好想想你的坏脾气吧。”

这时，她们已经把我拖进了里德太太说的那间屋子，把我按在一把椅子上。我像个弹簧似地蹦起来。她们的两双手立即把我按住。

“你要是不乖乖地坐着，我非把你捆起来不可，”贝茜说，“艾博特小姐，把你的带子借给我。她会很快把我的带子弄断的。”

“别捆我，”我叫道，“我不动就是了。”

“你可真的别动，”贝茜说，她肯定我真的平静下来了，便松开了按着我的手。她和艾博特抱着胳膊站在那儿，阴沉沉地、不放心地看着我的脸。

“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临了，贝茜对太太的女用人说。

“可是她一直存在心里，”这是回答，“我常对太太讲我

对这孩子的看法，太太也同意。她是个不老实的小家伙。”

贝茜没有接茬儿，但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

“你该知道，小姐，你应当感激里德太太。她抚养了你。如果她要把你撵走，谁会收养你呢？”

听了这些话，我没什么说的。这些话对我并不新鲜。以前我已经听到过许多类似的劝告，它使我痛苦，伤害我的自尊心，然而我却似懂非懂。艾博特插嘴说：

“你不应该因为女主人好心好意把你和两位里德小姐、里德少爷一同抚养成人，就以为你和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了。他们会有许多钱，而你却什么也没有。低声下气地讨他们喜欢才是你的本分。”

“我们说这些话是为了你好，”贝茜用比较温和的语调接着说，“你应该想办法学得有用一点，让他们高兴。那么，也许你会在这里有个安身之地。可是，如果你性情急躁，粗暴无礼，我敢说，太太准会把你赶出去的。”

“还有，”艾博特说，“上帝也会惩罚你。他也许会在你大发脾气的时候，把你劈死。走吧，贝茜，咱们得离开她了。做做祷告吧，爱小姐，要是你不对你那坏行为表示忏悔，就会有样什么邪恶的东西从烟囱里下来，把你抓走。”

她们走了，关上了门，还随手上了锁。

红房间是个方形的屋子，摆着乌木家俱，铺着很厚的红地毯，有一张大床，红色的窗帘总是挡着窗户。房间里很冷，因为难得生火；它很静，因为离厨房和儿童室很远；很庄严，因为很少有人进来。九年前，里德先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去世的。

我不很肯定，她们是否真的把门锁上了，等我敢走动了，便站起来，过去看看。啊，真锁上了！任何牢房也不会锁得这样牢固了。

头上挨打和摔破的地方还很疼，流着血。没有人责备约翰无故打人。“不公道！太不公道！”我想着。我开始盘算着一些逃脱的办法，比如说出走，或者，不吃不喝，让自己死掉。

阳光开始从红房间消逝。已经四点多，阴沉的下午转为朦胧的黄昏。我听见雨在不断地敲打着楼梯上的窗户，风在屋后的树丛中哀号。我渐渐地冷得像石头一样，接着，勇气也消失了。所有的人都说我坏，也许我真的是坏吧。

我想起了舅舅。我记不得他了，只知道他是我母亲的哥哥，他把我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接到家里。他临终前得到妻子里德太太的许诺，说她会像对待亲生的孩子一样来照看我。

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想法：我从未怀疑过，假如里德先生在世，他一定会待我很好，而现在，在越来越暗的暮色中，我开始记起一些关于死人的故事。如果后人违反了他们临终的意愿，他们会在坟墓中感到不安，便重新回到人间来。也许，里德先生的灵魂会在我面前出现。这个想法非但没有使我感到安慰，反而使我非常恐惧。就在这时候，一丝亮光照在墙壁上。那也许是穿过草地的行人手提的一盏灯发出来的光，但我那时神经紧张，提心吊胆地等着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看上去那仿佛是来自阴间的什么人的讯号。我的心怦怦地直跳，我的脑袋发热。我耳朵里充满了一种类似翅膀飞快扑动的声音。我绝望地冲到门口，拼命地摇着门上的锁。外面过道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钥匙在门锁里一转，贝茜和艾博特走了进来。

“爱小姐，你病了吗？”贝茜问。

“多可怕的声音！一直刺到了我的心里！”艾博特惊叫道。

“带我出去！让我到儿童室去！”我喊着。

“为什么？你痛吗？你是不是看见了什么东西？”贝茜追问道。

“啊，我看见一道光，我觉得鬼要来了。”我抓住了贝茜的手，她没有把手抽回去。

“她是故意高声叫嚷的！”艾博特厌恶地说。“是什么样的叫声啊！要是她疼得难忍，那倒还情有可原，她只不过是想要把我们引到这儿来。我知道她那套鬼花招。”

“怎么回事？”有人厉声问道，里德太太从过道走过来，“艾博特，贝茜，我相信我吩咐过你们，让简·爱一个人呆在红房间里，一直到我自己来看她。”

“爱小姐叫喊的声音太响了，太太。”贝茜回答。

“让她去，”这是唯一的回答，“放开贝茜的手，孩子，用这种方法你是出不去的。我讨厌捣鬼，特别是小孩子。我有责任让你知道，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你还得在这儿待一个小时，只有完全服从，一声不响，我才会放你出去。”

“哦，舅妈，可怜可怜我吧！饶了我吧！我受不了啦！用别的法子来处罚我吧！”

“住嘴！这种暴躁的行为最叫人讨厌！”她不相信我。她认为我是在演戏。

贝茜和艾博特已经走了，里德太太对我的拼命哭喊，很不耐烦，狠狠地把我往回一推，一句话也没说，又把我锁在里面。我听见她走了。她离开后不久，我感到脑袋发昏，随即晕倒在地上。

第三章

生病

以后，我只记得自己感到仿佛从一场噩梦中醒来，眼前一片骇人而刺眼的红光，里面有一根根粗粗的杠子。我还听到一些空洞缥缈的谈话声。不安和恐惧弄得我精神恍惚。后来，我感觉到有人轻轻地把我扶起来，从来没有人这样扶过我。我把头靠在枕头上，觉得很舒服。

又过了五分钟，迷茫的云雾渐渐散去。我相当清楚地意识到，我躺在自己的床上，那片红光是儿童室的炉火。是夜间了，桌上点着一支蜡烛。贝茜站在床头，手里端着一只脸盆。一位先生坐在我枕头边的椅子上，俯身看着我。

我知道屋里有了一个陌生人，一个不属于盖茨海德的人，一个与里德太太毫无关系的人，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宽慰，觉得有人保护我而产生一种安全感。我把目光从贝茜转向这位先生，仔细打量他的脸。我认识他，他是劳埃德先生。他开着一家药店，有时，用人生了病，里德太太就把他找来，要是她自己或是她的孩子们生了病，她就去请一位正式的医生。

“瞧，我是谁？”他问。

我说出他的名字，同时把手伸给他，他握住了我的手，微笑着说，“你很快就会好的。”然后，他跟贝茜说，要她多加小心，在夜里别让我受惊扰。他又嘱咐了些别的话，说他第二天还要来，就走了。

“你觉得能睡着吗，小姐？”贝茜颇为和蔼地问。

我简直不敢回答她，生怕她说第二句话时又变得粗声粗气。

“我试试看。”

“你想喝点什么吗，要不要吃点东西？”

“不想，谢谢你，贝茜。”

“那么，我就去睡觉了，不过，要是你夜里要什么，可以叫我。”

贝茜回到就在附近的女仆房里去了，我听见她说：

“萨拉，来和我一起睡在儿童室吧。今晚我真不敢单独和那可怜的孩子在一起，她也许会死的。真奇怪，她怎么会这样晕过去的。我疑心她是不是看见了什么东西，太太对她太狠心了。”

萨拉和她一起回来了，两人悄悄地说了半个多钟头，不久就都睡着了。而我却清醒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十二点以后，我起来穿好了衣服，披着毯子，坐在儿童室的壁炉旁边。我感到身体虚弱，但是，我最严重的病，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心灵上的凄楚。然而，我想，我应该高兴，因为里德家的人都乘马车外出了。艾博特在另一间屋里做针线，贝茜在儿童室里走来走去，忙着自己的活儿，不时同我说话，显得异常和气。一会儿，厨房里也送来了一块饼，装在一色彩鲜明的盘子里，我早就喜爱这个盘子了，可从来没让我碰过一回。这盘精美可口的食品现在就放在我膝上，而且请我吃。徒然的恩惠！我吃不下去。贝茜问我要不要看书，我求她从书房里把《格列佛游记》拿来。我曾经津津有味地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可是现在，这本书就在我手里，那些曾使我那么欢乐的插图，那些巨人和侏儒，却使我心中充满了恐惧，我合上了书。

贝茜已经收拾完房间，开始做针线，一边做，一边哼着歌。她嗓音甜润，但那支歌却很凄凉，唱的是个孤儿。